

THE LORD OF THE RINGS

the second part

The Two Towers



第二部
双塔殊途



魔戒

第二部

双塔殊途

[英] J.R.R. 托尔金 著

邓嘉宛 石中歌 杜蕴慈 译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目 录

第二部 双塔殊途

卷 三

- 第一章 波洛米尔离去
5
- 第二章 洛汗骠骑
15
- 第三章 乌鲁克族
45
- 第四章 树须
67
- 第五章 白骑士
103
- 第六章 金殿之王
127
- 第七章 海尔姆深谷
153
- 第八章 通往艾森加德之路
175
- 第九章 一地狼藉
197
- 第十章 萨茹曼之声
217
- 第十一章 帕蓝提尔
233

卷 四

- 第一章 驯服斯密戈
253
- 第二章 沼泽秘径
275
- 第三章 黑门关闭
297
- 第四章 香草炖野兔
313
- 第五章 西方之窗
331
- 第六章 禁忌之潭
357
- 第七章 十字路口之旅
371
- 第八章 奇立斯乌苟的阶梯
383
- 第九章 希洛布的巢穴
401
- 第十章 山姆怀斯大人的选择
415
- 地图
435

the second part
The Two Towers

第二部

双塔殊途

卷 三

第一章

波洛米尔离去

The Departure of Boromir

阿拉贡朝山岗上大步疾奔，不时弯腰察看地面。霍比特人落脚很轻，即便是游民，都不容易发现他们的脚印，但在离山顶不远处有一条山泉横过小径，他在潮湿的泥地上看见了要找的痕迹。

“我对这些踪迹判断无误，”他自忖，“弗罗多跑上了山顶。我想知道他在那里看见了什么？但他从原路返回，又下山去了。”

阿拉贡迟疑着。他很想亲自上到高座处，期望从那里看见一些能为他指点迷津的东西，但是时间紧迫。蓦地，他纵身一跃，直奔上山顶，穿过那片大石板铺就的地面，上了梯阶，然后他坐上了那张高座，四面眺望。可太阳似乎变得黯淡了，世界显得昏暗又模糊。他从北方开始，望了一圈又回到北方，但除了远处的丘陵，什么也没看见，只在很远的地方又一次见到一只像鹰的大鸟。它飞得很高，兜着大圈子盘旋，缓缓朝地面下降。

就在他定睛凝视时，他敏锐的耳朵捕捉到了下方树林里的声音，来自大河的西岸。他僵住了。各种大呼小叫当中，他惊惧不已地辨出了奥克刺耳的嘶吼。接下来，随着一声低沉的叫喊，突然迸发出一阵响亮的号角声，

声震群山，在各处谷地中回荡、增强，汇成恢弘的呼号，甚至盖过了大瀑布的咆哮。

“那是波洛米尔的号角！”他喊道，“他急需援手！”他跳下台阶拔腿飞奔，三步并作两步下了小径。“唉！我今天厄运当头，所做的每件事都出了差错。山姆哪里去了？”

随着他往下跑，叫喊声也越来越大，然而号角声却越来越微弱，越来越急迫。凶狠尖厉的奥克吼叫声传了过来，随后号角声戛然而止。阿拉贡飞奔下最后一道斜坡，但在他抵达山脚之前，嘈杂的声音便低落下去，而随着他转向左边，朝声音传来的方向奔去，它们也渐渐远去，最后无声无息，不复得闻。他拔出雪亮的长剑，疾奔过树林，高喊着：“埃兰迪尔！埃兰迪尔！”

在距帕斯嘉兰大约一哩的地方，阿拉贡在离湖不远的一小片空地上发现了波洛米尔。他背靠着一棵大树坐在地上，仿佛在休息，然而阿拉贡看见他身中无数黑羽箭。他手里仍握着剑，但那剑断裂至柄，他的号角被劈成两半落在身侧。在他周围及脚前，横七竖八堆着许多奥克的尸体。

阿拉贡在他身旁跪了下来。波洛米尔睁开眼睛，费力地想说话，终于，他缓缓吐出了言语。“刚刚我企图从弗罗多手中夺过魔戒。”他说，“抱歉。我为此付出代价了。”他的目光扫向倒毙在四周的敌人，至少有二十个。“他们走了——两个半身人——奥克抓走了他们。我想他们还没死。奥克绑了他们。”他停了停，疲惫地闭上了眼睛。片刻之后，他再次开口：

“别了，阿拉贡！去米那斯提力斯拯救我的人民！我失败了。”

“不！”阿拉贡说，握住他的手，亲吻他的额头，“你战胜了。很少有人取得过这样的胜利。放心吧！米那斯提力斯绝不会陷落！”

波洛米尔露出了微笑。

“他们往哪个方向走了？弗罗多也被抓了吗？”阿拉贡问。

但是波洛米尔再没有开口。

“唉！”阿拉贡说，“守卫之塔领主德内梭尔的继承人，就这样逝去了！这真是惨痛的结果！现在，远征队分崩离析，真正失败的人是我。我辜负了甘道夫对我的信任。我该怎么办？波洛米尔临终托付我前往米那斯提力斯，我内心也渴望去那里，但是魔戒和持戒人在哪里？我要怎么找到他们，挽救这使命免于灾难性的结局？”

他握着波洛米尔的手跪在那里，躬着身子哭了好一阵子。莱戈拉斯和吉姆利找到他时，他仍躬着身在哭泣。他们从山岗的西边山坡赶来，仿佛在狩猎般悄然潜过树林。吉姆利手中握着斧头，莱戈拉斯则已用尽箭矢，正握着长刀。他们进入空地，见状都吃惊万分地停下了脚步。随后他们垂头哀悼，伫立了片刻，因为发生了什么一目了然，无需多言。

“哀哉！”莱戈拉斯说着，走到阿拉贡身边，“我们在树林中追杀了许多奥克，但在这边显然更有用武之地。我们一听见号角声就赶了过来，但似乎还是来晚了。我担心是你受了致命的伤。”

“波洛米尔死了。”阿拉贡说，“我则毫发无伤，因为我没跟他在一起。他为了保护霍比特人而战死，而我那时远在山顶。”

“霍比特人！”吉姆利叫道，“那他们哪里去了？弗罗多在哪里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阿拉贡疲惫地答道，“波洛米尔死前告诉我，奥克绑架了他们。他认为他们还没死。我派他去跟上梅里和皮平，但我没问弗罗多 and 山姆是不是跟他在一起，等我想问时已经太晚了。今天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出了差错。现在该怎么办？”

“首先，我们必须安葬死者。”莱戈拉斯说，“我们不能让他躺在这群臭奥克当中腐烂。”

“但我们动作一定要快。”吉姆利说，“他不会希望我们为了他而耽误。如果远征队中有人被活活俘虏，那我们必须去追赶那群奥克。”

“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抓到了持戒人。”阿拉贡说，“我们要弃他于不顾吗？我们难道不该先找到他？现在我们是进退两难！”

“那么，让我们先做该做的吧。”莱戈拉斯说，“我们没有时间和合适

的工具来妥善安葬我们的战友，也无法为他堆起一座坟丘。但我们或许可以堆一个石冢。”

“那会很耗时费力。附近我们找不到可用的石头，河边才有。”吉姆利说。

“那么，让我们将他安置进一只小船中，用他的武器和他所杀敌人的武器作为陪葬。”阿拉贡说，“我们要把他送下涉洛斯大瀑布，将他托付给安都因大河。刚铎之河至少会护佑他的尸骨不受邪恶之物折辱。”

三人迅速搜检了那些奥克的尸体，将他们的剑、劈裂的头盔和盾牌，全收拢成一堆。

“瞧！”阿拉贡叫道，“我们找到证物了！”他从那堆阴森丑恶的武器中挑拣出两把柳叶形的刀，刀身有着金红两色的纹饰。他继续搜寻下去，又找到了镶着小颗红宝石的黑剑鞘。“这些可不是奥克用的兵器！”他说，“是霍比特人的。显然奥克抢光了他们身上的物品，但又不敢保留这两把刀，他们知道它们的来历——这是西方之地的杰作，通体镌有给魔多带来灾难的咒语。好吧，现在，假使我们的朋友还活着，也是手无寸铁。我会带上这些东西，万一有希望，好把它们物归原主。”

“而我将收集所有能找到的箭矢，”莱戈拉斯说，“因为我的箭袋已经空了。”他搜索那堆武器以及周围的地面，找到不少完好无损的箭，箭杆比过往奥克习惯使用的那些更长。他仔细察看着这些箭。

阿拉贡则察看了那些尸体，然后说：“这里有很多都不是魔多的奥克。以我对奥克及其族群的了解程度判断，这里有些是从北方的迷雾山脉来的，另外一些我不熟悉。他们的装备完全没有遵循奥克的习惯！”

有四个半兽人士兵的身材比其他的更魁梧，肤色黝黑，眼睛斜吊，腿很粗，手很大。他们配备宽刃短刀，而不是奥克惯常用的弯刀，而且他们有紫杉木的弓，长度与形状都跟人类的弓相似。他们的盾牌上画着陌生的图案，黑底正中有个白色的小手印。他们铁制头盔的正面镶了个以某种白

色金属铸造的如尼文字母 S。

“我从未见过这种标记。”阿拉贡说，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S 代表索隆。”吉姆利说，“一看就懂啊。”

“不！”莱戈拉斯说，“索隆不用精灵的如尼文。”

“他也从来不用自己的真名，更不准别人拼写或说出来。”阿拉贡说，“而且他也不用白色。为巴拉督尔效力的奥克使用的标记是一只红眼。”他站在那里思索了片刻，“我猜，S 代表萨茹曼。”他最后开口说，“邪恶的势力正在艾森加德活动，西部地区已经不再安全了。这正是甘道夫所担心的——叛徒萨茹曼经由某种手段获得了我们这趟旅途的消息。他很有可能也知道了甘道夫的陨落。从墨瑞亚出来的追兵可能逃过了罗瑞恩的警戒，否则就是他们避开那片土地，走别的路去了艾森加德。奥克赶起路来速度飞快。不过，萨茹曼有许多获知消息的渠道。你们还记得那些鸟吗？”

“哎呀，我们可没时间猜谜。”吉姆利说，“我们先把波洛米尔抬走吧！”

“但是之后我们若要正确选择行动方案，这些谜题就一定得猜。”阿拉贡答道。

“或许根本没有什么正确的选择。”吉姆利说。

接着，矮人拿起斧头砍了几根树枝。他们用弓弦将这些树枝捆在一起，然后将斗篷在上面摊开。他们就用这个简陋的担架，将同伴的尸体抬到了河边，担架上还放着一些他最后一战的战利品，是他们选出来陪葬的。短短一段路，但他们走得很吃力，因为波洛米尔是个既高大又强壮的人。

到了河边，阿拉贡留下看守担架，莱戈拉斯和吉姆利徒步匆匆奔回一哩多外的帕斯嘉兰，过了好一阵，才见他们沿着河岸快速划着两条船回来。

“有件怪事要告诉你！”莱戈拉斯说，“岸上只有两条船。我们找不到另外一条的踪影。”

“奥克去过那里吗？”阿拉贡问。

“我们没发现他们的迹象。”吉姆利说，“奥克要是到过，肯定会夺走

或破坏所有的船，还有那些行李。”

“等下回到那里，我会察看一下地面。”阿拉贡说。

于是，他们将波洛米尔安置在那只要载他离去的小船中央。他们将那件灰色的连帽精灵斗篷折好，给他枕在头下。他们为他梳理好黑色的长发，把发丝理顺摆在他肩头。罗瑞恩的金色腰带在他腰间闪光。他们将他的头盔放在他身边，将被劈开的号角、剑柄以及断剑的碎片，都放在他腿上，他敌人的刀剑则放在他脚下。然后，他们将这条船的船头系在另一条的船尾，将它拉入水中。他们沿着河岸悲伤地划行，随后转进水流湍急的水道，经过了帕斯嘉兰。现在下午已经过了一半，托尔布兰迪尔的陡峭山体正闪闪发亮。随着他们往南前进，涪洛斯大瀑布的水雾在前方腾起，微光闪动，俨然一片金色的雾霭。湍急的水流和瀑布的轰鸣令静止的空气也震颤起来。

他们心怀哀伤，解开了葬船。波洛米尔躺在船里，平静、安详，在流水的怀抱中顺畅滑去。他们划着桨让自己的船原地不动，与此同时大河带走了他。他从他们旁边漂过，小船慢慢离去，衬着漫天的金色光芒逐渐变成了一个小黑点，接着突然消失了。涪洛斯大瀑布咆哮依旧，不为所动。大河带走了德内梭尔之子波洛米尔，他的身影再也不能出现在米那斯提力斯，像过去一样披着晨曦站在白塔上。不过，日后在刚铎长久流传着这样的说法：精灵船漂过瀑布和充满水沫的水塘，载着他一路往下，流经欧斯吉利亚斯，穿过安都因大河的众多河口，在繁星满空的夜晚航向了大海。

有好一会儿，三位同伴默默无言地凝望着他离去。然后，阿拉贡开口了：“他们会从白塔寻找他的身影，但他再不会自高山或大海归还。”接着，他缓缓地开始唱道：

洛汗的沼泽与原野，草长离离，
西风缓步而来，绕城徘徊。

“流浪的风啊，今晚你从西边带来什么消息？
明月下，星光下，你可曾见到高大的波洛米尔？”
“在旷野上，我目送他，
驰过七重溪流，辽阔灰水，
直到他走进北方的重重暗影，不见了踪迹。
也许北风曾听见，德内梭尔之子的号角长鸣。”
“啊，波洛米尔！在高墙上我极目西望，
却看不见你从无人旷野归乡。”

接着莱戈拉斯唱道：

大河入海，沙丘与岩石罗列，
南风飘扬而至，携着海鸥悲鸣在门外呜咽。
“叹息的风啊，今夜你从南边带来什么消息？
英俊的波洛米尔行迹何处？他迟迟未归令人心忧。”
“别问我如今他在何方，那儿有无数枯骨
在白沙与黑岩河滩上，在风雷灰暗的天空下，
无数枯骨已顺安都因急流而下，终归海洋。
向北风打听吧，是他为我送来的消息。”
“啊，波洛米尔！城门外南方大路迤迤向海，
却望不见你在海鸥悲鸣中归来。”

然后阿拉贡再次唱道：

起自双王之门，怒吼的飞瀑，
北风驰骋而来，犹如冷冽号角绕塔而鸣。
“猎猎朔风啊，今天你从北边带来什么消息？

英勇的波洛米尔有何音讯？他已离乡久久未还。”
“在阿蒙汉山丘下，他杀敌无前，我听见他的呼喊，
他的圆盾已裂，长剑已折，战友们送至河岸；
他英俊昂首，无负无惧，战友们将他安殓，
涝洛斯，金色的涝洛斯瀑布，将他纳入胸怀。”
“啊，波洛米尔！守卫之塔将永远向北凝望，
望向涝洛斯，金色的涝洛斯瀑布，直到地老天荒。”

就这样，他们结束了歌唱。然后他们把船掉头，逆流尽快将船划回了帕斯嘉兰。

“你们将东风的哀歌留给我唱，”吉姆利说，“但我对它没话好说。”

“正是如此。”阿拉贡说，“在米那斯提力斯，他们忍受东风，却不问它带来什么消息。现在，波洛米尔已经走上了他的路，而我们必须尽快选定我们的。”

他迅速但仔细地检查了这片绿色的草坪，不时俯身去检视地面。“奥克没来过这里，”他说，“否则这里早就被踏得什么也看不出来了。我们所有人的脚印都在，反复来回走过。我不能确定的是，我们开始去找佛罗多之后，有没有霍比特人回来过。”他回到河岸边，走近那条发源于山泉的小溪涓涓淌入大河的地方。“这里有一些清晰的脚印。”他说，“有一个霍比特人趟进了水里，又再回来。但我说不好这是多久以前的事。”

“那你要怎么解开这个谜题？”吉姆利问。

阿拉贡没有马上回答，而是回到扎营的地方，打量着那堆行李。“少了两个背包，”他说，“有一个肯定是山姆的，那个背包相对来说又大又沉。所以答案是：佛罗多坐船走了，他的小仆人则跟着他一起走了。佛罗多肯定在我们全都离开时回来过。我上山时碰到了山姆，叫他跟着我，但显然他没这么做。他猜到了他家少爷的想法，并赶在佛罗多动身之前回到了这里。佛罗多发现要抛下山姆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！”

“但他为什么一句话也不留，就抛下我们离开？”吉姆利问，“这种做法实在太奇怪了！”

“也实在太勇敢了。”阿拉贡说，“我想，山姆是对的。弗罗多不想把任何朋友一同带入魔多送命，但他知道自己非去不可。在他离开我们之后，发生了某件事，使他克服了恐惧和怀疑。”

“也许他遇见了追杀而来的奥克，便逃走了。”莱戈拉斯说。

“他肯定是逃走了，”阿拉贡说，“但我想并不是逃离奥克。”他并没有说出自己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弗罗多突然下定决心逃跑。他很久都不曾向他人透露波洛米尔的临终之言。

“好吧，现在至少有这样几件事是清楚的。”莱戈拉斯说，“弗罗多已经不在大河的这一岸了，只有他可能划走那条船。而山姆跟着他走了，只有山姆才会拿走自己的背包。”

“那么，我们的选择要么是乘着剩下的这条船去追弗罗多，要么就是徒步追踪奥克。”吉姆利说，“两条路都希望渺茫，而且我们已经损失了宝贵的时间。”

“让我想想！”阿拉贡说，“现在，但愿我能作出正确的选择，改变这不幸一天的厄运！”他沉默着伫立了一会儿。“我会去追踪奥克。”他终于开口说，“我本来愿意带领弗罗多前往魔多，陪他走到最后。但是，如果我现在去荒野中找他，我就得抛下那些被俘虏的同伴，放任他们遭受折磨，甚至死去。我的心终于清楚地告诉我：持戒人的命运已经不在我的掌握中了。远征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角色！我们余下的人，但凡还有一口气在，就不能抛下同伴。来吧！我们这就出发。抛下所有多余之物！我们必须日夜兼程赶路！”

他们把最后一条船拉上岸，搬到树林中去。他们将不需要的和带不走的物品放在倒扣的船下，然后离开了帕斯嘉兰。当他们回到波洛米尔阵亡的那片空地时，暮色已经开始降临。没用什么技巧，他们马上就找到了奥